

BORDER SONGS

人们谈论布兰登时，仿佛在谈论日食、月食一样：他的大块头，他的艺术天赋，他呆呆地听着鸟儿歌唱的举动，还有他所说的、所做的每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布兰登是一个边境巡逻员，日复一日地在那片熟悉的群山中巡逻。他的一生备受嘲笑与伤害，但那颗心却纯净依旧、始终如初。他无怨无悔地爱着玛德琳，无论她做过什么。

也许是上帝带走了布兰登的聪明才智，但也回馈了他冲破逆境、战胜黑暗的勇气和力量。他那210公分的身影似乎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可正因如此，他能看到更多的光明和前方行进的道路。



上架建议◎文学·小说

ISBN 978-7-212-04795-5



9 787212 047955 >

定 价：29.80元

210 公分信念

〔美〕吉姆·林奇◎著
龚甜菊◎译

人们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布兰登·范德库尔飞过克劳福德家族的那片雪原，逮住了来自乌有之乡的王子和公主^①。事情太不寻常了，所以人们乐此不疲地重复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说得栩栩如生，如同身临其境，让你忘了自己根本没有亲眼目睹过事情的发生。故事似乎已经和边境两边的人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了。

那一夜，和前四个晚上没什么不同。布兰登的目光掠过飞逝的田野、树木和小卡车，打量着人群、汽车、麻袋、影子以及所有外来之物。他总也想不通自己到底是怎么当上警察的，但他也一直尽量避免把自己想成是滥竽充数的人。

布兰登开着车子，晃晃悠悠地驶过汤姆·邓巴那片正在冬眠的树莓地。地里耸立着一座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有六米多高，是某次老汤姆突然大发爱国主义精神建造的。石像很快就老化了，老汤姆却不以为然，

① 原文为“...the Prince and Princess of Nowhere”，nowhere原意为“不知道的地方”，作者诙谐地将这一单词大写，虚拟出了一个“乌有之国”，而布兰登逮到的偷渡客，也被称为“王子与公主”。

块头，足足有一百零五公斤，一身结结实实的肉和骨头，让他这两米一
的个子完全没白长。他笑起来时嘴是歪着的，头发又总是一副怒气冲天
的样子，所以怎么看都像一座未完工的雕像。庞大的体型也让他的生活
充满各种奇妙的经历。美术老师夸他画的鸟儿很特别，就像他的体型一
样异于常人，能让人忽然之间灵光乍现。篮球教练逢人就称赞他多么有
天赋，可是自从他看到电影《飞越疯人院》里，印第安巨人替玩世不恭
的杰克·尼克尔森^①往篮网内投球后，就决定永远告别篮筐。高个子的女
人们本来认为他挺有潜力，也有点想法，可是再仔细瞅瞅他的绘画，听
听他模糊不清的吐字，还有哼哼唧唧的笑声后，又都敬而远之了。

暮色渐近，布兰登驾着车子往北伍德路方向驶去，那里就是寂静的
边境地区，路边的草坪上插着很多“禁止赌博”的牌子。这里就是所谓
的地理交界线的起点，其实不过就是一条排水沟罢了。春天的时候，会
有很多发情的青蛙在沟里叫唤。而到了秋天水面上涨时，水会溢出河岸
流向两个国家。

水沟是这条边界线上为数不多的界标之一。其实，这条把喀斯喀特
山一分为二的边界线也很少被人注意到。排水沟向西一路延伸，穿过郁
郁葱葱的小山。不管这条线如何断开蜿蜒的山脊或者碾过茂密的杂草，
最后也不过是湮没在植物茂密的群山之中，无迹可寻了。它划分开所有
的湖泊、沼泽、树林和田地，却又仿佛不存在一般。接下来几公里的边
界线就是这条水沟。翻过一道山后，分界线还是这条水沟，直到穿过和
平拱门国家公园，止步于盐湖前。大多游人来到这片边境地区，看到的
只是这个国家公园。如果是当地人，他们会直接开进山谷，到水沟边上
流连一番。其实，真正能让你吃惊的不是你所见到的东西，而是你没有

① 杰克·尼克尔森 (Jack Nicholson, 1937 ~)，在电影《飞越疯人院》
中成功扮演了桀骜不驯、追求自由，却不幸被旧体制所残害的男主角麦克默
菲，并荣膺 1976 年第 48 届奥斯卡奖最佳男演员。而此处的“印第安巨人”
指的是电影中与麦克默菲一同进行抗争、身高惊人的印第安人齐弗。

看见的。你绝不会想到这条长满水草的水沟，原来就是两个大国的边界线。水沟的南面是边境公路，北边是零号大道，两条路夹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分布凌乱的北美乡村地带。两国的双行车道之间只有一河之隔的距离，路上驾车行驶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常常像邻居一般彼此友好地打着招呼——至少最近之前都是如此。

大多数路人并没有察觉这里和往日有什么不同。山谷里，湿润肥沃的土地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周边绵延数公里，一直伸展到大山的马蹄谷下——北面矗立着一座像阿尔卑斯山一般的山峰，东面是参差不齐的大山豁口，东南面则是一年四季披着白雪的贝克山，如一个巨型雪球般耸立在那里——这样看来似乎通往山外的道路只有西面那个圣胡安群岛^①了，那儿的地势较低，常年吹拂着太平洋凉风。大片湿润的土壤上覆盖着一排排整齐的树莓藤。这里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湿地，比玫瑰碗球场^②更宽敞也更青翠欲滴。山里还有几十个奶牛场，都养了很多的母牛，所以味道比较刺鼻。奶牛从喂食到挤奶都由电脑自动化控制，装牛奶的罐子也排成一排。这些金属家伙的容量很大，每个都和油罐车大小相当。每天都有大量的牛奶像小河水般源源不断地流入其中。

其实仔细一瞧，你就能察觉到些许变化：不少谷仓和青贮塔^③遭到废弃，不再用来装粮食或者喂牛。以前，从贝克山滑雪归来的加拿大人，返程路上都会在这些美国的边境小镇上逗留一会儿，吃点汉堡，稍事休息。刚刚迈入十九岁、可以合法喝酒的美国少年会穿过边界线去喝点酒、找点刺激。尽管合法的贸易往来有所减少，但是分界线两边仍然有一大

① 圣胡安群岛，位于美国华盛顿州普吉特湾（Puget Sound）北部，与加拿大边界相邻。

② 玫瑰碗球场，位于美国洛杉矶，美国每年的大学生橄榄球联赛都在这里举办。

③ 用于储存青贮饲料的圆筒形高塔。青贮就是把青饲料埋起来发酵，使之与空气隔绝，产生有机酸，经久不坏，并可减少养分的损失。

遍的简单对话向上级报告。

“我看看二二九号在不在你那一带。”对讲机里传来调度员惯有的冷漠声音。

二二九号是迪昂。回想起过去教员对自己的大力举荐，布兰登并不会觉得很尴尬。事实上曾有两个警察警告过他，说他只配做后备。迪昂却不这么想，她坚持认为布兰登所需要的仅仅是有个人给他铺平道路而已。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单独巡逻时，听见无线电里传来她的声音：“我这儿发现了一具尸体。”语气镇定自若，仿佛逮捕六个巴基斯坦人和在奎克车站捡到六毛钱一样，不过是小菜一碟。她逮住的犯人几乎平均是其他探员的两倍，因此也赢得了其他人的尊重，尽管不是那么乐意。当然，还是有人会说她是“狗屎运”。

布兰登飞身向杉树林跑去，跑了几步才想起来车子还没熄火，警帽也落在了车后座上。没时间了，他明白从这片树林跑到头就是一块租赁出去的牧场，而牧场那边又通向庞宝公路，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有车在那里等待接应了。如果他们已经到了那里，他就追不上了；即便他赶到，肯定也只能听着车里的流行歌曲渐渐消失在五号州际公路上。森林里茂密的树枝好像飞机的机翼一般，下面散落着一团凌乱的小脚印。布兰登加快脚步拼命追赶。终于，有两个身影落入了他的视线里。“站住，边境巡警！”他喊道。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自己这样喊，怎么听都像是在用假声做自我嘲讽。他可能还喊了一句：“喂！还不给我站住！”

个子较矮的身影回头望了一眼，便尖叫一声摔倒了，跪在地上。另一个赶紧过去抓住他抱了起来。如果他们只是孩子怎么办？这是他心里担心的另一个问题。那不会吓着他们了？小婴儿是很喜欢他的，可是孩子们却很怵他，不管他怎么友好、怎么低三下四都无济于事。

林子里的地面崎岖不平，两次都差点把他绊倒。最后，他终于跑出了林子来到空地上。天空依旧下着小雪，地上的雪被他踩得嘎吱作响。他知道克劳福德这块地上最近刚挖了很多沟壑，准备用来建造排水系统，

开着呢。打了两次。灯还……我感觉他们是从你父亲那边越过马路跑过来的。怎么还有人大雪天越境呢？我的意思是说，那样不就会留下所有的脚印和证据了吗？”

玛德琳透过雾气蒙蒙的窗户望向她父亲的屋子，灯是开着的。“可能他们以为，你们觉得下雪天肯定不会有人越境的。”她听见自己这样说道。她手里拿着毛巾，开始揉搓自己的脚，脑子里却在掂量自己到底喝了多少酒。不过她还是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电话上。

“你知道吗？”布兰登说，“这几天来，我发现我碰到的最有趣的人，就是罪犯了——或者是正在犯罪的人。”

迷你冰箱的轰隆声更大了，她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好。他想套她的话吗？他知道什么了吗？

“嗯……嗯，”布兰登嘀咕着，“唉，我讨厌——”

她的手机嘟了两声之后没电了。该死的！他接下来还想说什么？他讨厌什么？为什么会给她打电话？

她在盆里洗着脚，疯狂地打着肥皂，不停地洗，又用毛巾反复地擦。她要不要用父亲的电话给费舍尔报个信，通知他警察打电话来过了呢？或者这不过是布兰登自己私人打来的？这些天总是这样，她不过打算喝一杯鸡尾酒或者抽半根烟而已，思绪却又飘回到了过去。布兰登是怎么知道她的手机号的？记得她十四五岁以后，他们就渐渐生疏了啊，然后关系也淡漠了。其实谁又曾真正与他亲近过呢？她走出门外，飞快地往父亲的屋子赶去，那里靠近零号大道。黑暗中，她有点看不清方向，脚下的雪又很滑，走在上面仿佛在溜冰一样。

她迅速地向南边扫视了一圈，试图找到一盏巡逻灯或者其他信号，来证明确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在发生。但是除了远处的房屋和牛棚发出的闪烁灯光外，她什么也没有看见。范先生^①还在继续造那条船吗？她感觉

① 原文为 Mr. V，这里指的是布兰登的父亲，老范德库尔先生。

坐在那里焦急地等着，几秒钟不到就把邮箱刷新一次。可是除了一个住房贷款推销广告和信用卡的诈骗邮件外，他什么都没有收到。他又给大女儿妮可打了一个电话，可是她正忙着接待客户。周围一片寂静，此时厨房的时钟滴答声听着也分外诡异。他只好去研磨速溶咖啡豆，希望能打破这种寂静，并又连着喝了两杯双人份的咖啡。他反复重播这则新闻，声音放得很大，希望能帮自己找到置身其中的感觉。他又跑到泥泞的廊檐上，来回踱着步子，手里还抓着昨天剩下的一半大麻，表情一阵抽搐，那模样好像脸上的骨头被韧带绑得太紧似的。

他上上下下摸着衣服的口袋，找着打火机。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动花园浇水用的水管，抬头一看，原来布兰登·范德库尔的父亲又在刷洗他那辆大卡车呢，好像如果任由这辆蓝色福特车变脏了，就跟整夜把国旗挂在户外一样，都不是美国人的风格。

诺姆的身躯看着比以前更加庞大，胸膛好似有一米厚，脑袋也像一块大石头。这让维尼想起了某位苏联的领导人。而所有这些却让这位奶牛场主更喜欢自己那只有毛病的左腿。维尼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下门廊前光溜溜的台阶，开始冲着水沟那边喊去。

诺姆不确定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他还听到了什么，无非是什么“美国人”以及一些脏话吧。他大概知道是谁在喊自己，所以故意不去理睬。可是那边仍旧不肯罢休，还在那里不依不饶地喊着。

倒霉的是，诺姆在车道上刚好能听到维尼在廊檐下的大喊大叫。那个教授住的地方和他隔着边境公路、水沟还有零号大道，尽管如此，他仍旧是距离诺姆最近的邻居——如果他们也算是邻居的话。他们两人的家，原本中间只隔着一条边界线而已，后来几个加拿大人把附近的土地出让了，结果诺姆农场的前面就变成了一个小型郊区。不要理会那个教授，他心里想道，无视他。可最后，诺姆还是极不情愿地关上水管，转

是的，以后你就会碰到一些世界上最诚实的小矮人了，他们希望能有机会通过卖力工作赚钱；可是你遇到过的大部分人——欢迎来到边境巡逻局——都是爱撒谎的窝囊废。这堆狗屎骨子里都差不多，知道吧？”她说话的时候手舞足蹈，肩膀和眉毛都在动，还模仿着他的姿势和畏首畏尾。“这些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相信我。记住我现在说的话，谁都知道我会告诉你要公平、人性地对待每一个人。记住：不管是谁，除非有证据证明他有罪，否则都是无罪的。听清楚了吗？”

布兰登听着，又看到一只长着火红冠子的大啄木鸟——第九只——它正在冷杉丛里飞来飞去呢。

她先让他在布雷恩^①的市区巡逻一圈，然后转到边境，一路上经过了那些斑斑驳驳的废弃房屋。布雷恩镇位于边界线的终点处，这是一座有名的海边小镇，以其落日和色情片而闻名——虽然影院已经好久没有开张过了——一年到头总是有轰轰隆隆的大型拖车跑来跑去，但它还是美国西部最繁忙的北方港口。

布兰登漫不经心地绕过朝阳公寓的后面，这套三层小楼坐落于一大片参天冷杉之间。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坐在生锈的铝质秋千上来回荡着，脚上穿着父亲的礼服鞋，身边无人看管。在三米外的零号大道上，一伙加拿大人吹着口哨，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开了过去。布兰登摇下车窗，刚好听到一只狐色雀鹑那干巴巴的叫声。第十只。

“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迪昂说道，“看到这样的地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怪这里会出问题呢，这里的边境是完全敞开的啊！”

她再次提醒他，一定要忘了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一切，那简直太简单不过了。他也只是刚好会一点西班牙语，又刚好蒙对了一些多项选择题，所以才能成为驻扎在布雷恩的巡逻局里的第一个学员。也因此，迪昂和

① 布雷恩，地处华盛顿州的西北角，靠近加拿大边境。

施康定^①时刻’。上周三他看到我，还向我自我介绍来着。过去两年半，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他，可是他每次见到我打招呼的时候，都和我当初刚从圣地亚哥转过来时一样。比如说，‘拉勒比，是我啊！’‘哦哦哦，迪昂啊，你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啊。’我们一起抓过几个枪械迷，当时对改善公共关系挺有用的。在你出现之前大概一周吧，塔利警员在三角洲航线开枪打死了一只十二岁的拉布犬。没有喊一声‘坐下！’或是‘站着！’就那么砰的一枪！把子弹射入了那只老黄狗的脑袋。^②‘恭喜他！我们与政府同在！’过去几年，我们三个德高望重的探员因为喝醉酒和攻击别人被捕，通常攻击的对象都是他们妻子的情人。其中最突出的人就是布吉了。你说这个犯错误的人怎么就没起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呢？尤马分局^③甚至还曾打赌看他能不能熬过一个月，不犯事被捕呢。结果布吉在工作了整整十六天之后，用一把椅子把一个人打住院了。你要明白这些人里面有一半都是调动过来的，生活都十分无聊，他们一直没有适应这种巡逻的生活。在南方工作靠的是行动，在这里靠的是思考。追捕行动方式也完全不一样。两个地方的土壤、天气、骗人的方式、毒品，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样。”她说着大笑起来，笑到他能够看清她门牙上的破损和镶上的五颗银牙，“哦，不过你就是本地人，所以你很不一样。”

布兰登的母亲是第一个让他明白自己有多么与众不同的人。“你觉得自己是身在画里的，对吗？”他九岁的时候，她就这么问过他。在那之前，他以为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他拿起望远镜，深怕拖船会惊动鸟儿。红头鹈鹕，第十二只。白嘴

① 奥施康定，强力止痛药。

② 《老黄狗》是一部1957年推出的迪士尼经典影片，剧中的老黄狗忠诚地保护了男孩特拉维斯一家，但最终因为患上了狂犬病，特拉维斯不得不开枪把它打死。

③ 尤马分局，尤马地属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南部，位于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线上。

本拿他们没办法。他们是不屑于撒谎的，基本都是当着你的面骂你，让你滚开。”

他们驱车往东开去，准备开到 H 大道小斜坡的那边。公路两旁的桉木和冷杉长得十分旺盛，茂密的枝叶给大道盖上了一个天然隧道。路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房地产标语，看来又有地要卖了，标语上写着——就在边境处！出了这个由树枝围成的隧道，眼前呈现出一片起伏的牧场，远处的小山被冰雪团团围住，远远望去，像是一堆堆金色和绿色的沙丘。他们驶入一片山谷，谷内十分平坦，足以和台球桌面相媲美了。眼前的景色渐渐开阔起来，那种熟悉的慰藉感再次涌上布兰登的心头，这里的农田呈几何形分布，看着十分赏心悦目。穿过这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林登^①了。

他们部门负责巡逻从大山到大海的这一段边境，大概有五十五公里。不过他们也有权力在这一带周围三十二公里内的小镇上巡逻，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林登算得上是这附近的城镇中最大的一个了。它坐落在边境南边八公里左右的地方，虽然和加拿大相距不远，但它似乎与荷兰更为相似。大概无论走到哪里，自己的根总是很难忘怀吧，所以镇子里的一切，从风车到一年一度的“荷兰日”庆典，都可以看到荷兰的影子。其他的镇子大多比它小很多，相对而言也不是那么繁华，而这些镇子也依旧保留着日益没落的牛仔风格、典型的大牧场和家庭牧场。

布兰登沿着子午线向北前行，这是山谷里最重要的南北要道。随后又迂回穿过牛奶场和浆果地朝边境开去，这边已经挖了不少又宽又直的水沟做排水管道，都深得可以划船了。他们走了一段路，发现前面被挡住了，原来是一辆大拖车正拖着一辆垃圾车。迪昂开始抱怨起来，布兰

① 林登，美国毗邻加拿大温哥华处的一座小城。18 世纪初期，大量荷兰人移民至此，所以这里有许多荷兰后裔，建筑物也颇有荷兰特色，因此又被称做“荷兰村”。

的骗局。他甚至经常听说有些孩子三十几岁就退休了。而且诺姆根本无法将他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牛奶价格一上涨，那些大奶牛场就扩大供应，接着价格就下来了，但所有的成本仍在继续疯涨——土地税啊、保险啊、农具啊——就没有哪样东西是不贵的。单说前两年，养殖费用就几乎翻了一番，可是几十年来牛奶的价格也没怎么涨过——事实上还不如一九八四年的高呢，那个时候山谷里过半的奶牛场都争先恐后地出让给政府了。诺姆后悔了，当初他就应该那么做的。现在看看，那样做还是最明智的。他本来应该以每一百公斤三十一美元的价格把牲口卖给政府，然后把所有的地都用来种覆盆子^①，再雇几个非法劳力，冬天还可以歇着——当然，干这些事也得他能放下道德感和爱国心才行。但是真正让诺姆生气的还不是有人把奶牛场变成浆果地，而是有人居然把它们变成富人的私人住所和玩具厂。最可恨的是，这些富人还任由牛棚和青贮塔暴露在那儿，刺激着他身为美国人所拥有的一种莫名的怀旧情结，虽然他与这些富人毫不相干。现在，几乎有半数的青贮塔都是半土不洋的，和那些远离公路的小镇上的街边门面一样——要知道这些小镇到现在还是靠着吸吮老西部的奶嘴过日子。^②看来要不了多久，山谷里就只剩下那些大型奶牛场了，硕果仅存的几家小型家庭奶牛场也都是一派荒废，孤单地躺在那里供游客取乐：看！那个是诺姆·范德库尔的农场！他还在用他那有毛病的膝盖，跪着给牛挤奶呢！

诺姆听到闹钟在滴答作响，但是奶牛场的活儿是一天干两次，天天都很忙碌，除非你死了，或者把它给卖了，那样你就没时间去想这些问题了。如果你太愚蠢，拒绝了政府的一次性买断，而同时又想造一艘九米高，还可以在海洋里航行的双头小帆船的话，那就……

他一边沿着农场的西边溜达，一边试图在脑海中想象，儿子是如何

① 覆盆子，又名悬钩子、覆盆莓、树莓等。可入药，有多种药物价值。

② 意思是它们仍旧依赖当地的资源过活。

些其他人都无法理解的东西，这和诺姆以前听到过的所有结论一样准确。不过，他还是没有想到布兰登居然可以这么容易就被人看穿。而他心里也再次怀疑这样走后门到底为了谁，布兰登还是他自己？难道他做的所有这些事情，最终都只是为了那艘船吗？

自从布兰登搭着长途汽车^①去那所私立学校后，诺姆的体重长了得有六公斤——他再也不用听到那些流言飞语了。整整六公斤啊，刚好是布兰登出生时候的重量。在他之前，他们一直想要个孩子，可是尝试了五年也没能如愿。后来有个医生指着B超监测结果，表情严肃地告诉他，简奈特的输卵管堵塞了，所以怀孕的概率非常小。于是他俩开始填写领养申请表。可就在那时，简奈特发现自己的月经已经两个月没有来了，随后她的肚子就像吹气球般一天天地鼓了起来。是双胞胎，对吧？诺姆母亲那边有个亲戚生了一对双胞胎，而简奈特的妹妹也生了一对一模一样的儿子。可是，医生检查的时候只听到一个心跳声。生产的时候，还不得不动用剖宫产把这个庞然大物请到人间来。

女人都是喜欢小孩成痴的，尤其对于简奈特而言，这种喜爱一分一秒也没停止过。诺姆明白这一点，但直到有了孩子他才发现，儿子就像是上天派来的入侵者，专门跑来把他的妻子逼疯的。他怀疑布兰登小时候的那些怪异行为是过分溺爱所导致的，她却不以为然。她不愿意找人替布兰登诊治，也不愿意告诉医生布兰登直到三岁还不会说话的事实。但是，有一个儿科医生认为布兰登患有轻微的孤僻症，因此才会有那些怪癖或特别迷恋某些事物。也就是说，他以后在学习、交友和谈恋爱时可能会碰到困难。简奈特却说这个医生是个傻子，要另外找个医生再看看。结果到了二年级，症状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布兰登一直都不识字，而且还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诺姆记得，当时简奈特曾写下一句话：“小男孩用黏土做了一只鸟儿，又放了一只鱼在它的嘴里。”她让布兰登大

① 原文为 Greyhound，意即“灰狗”，是美国最主要的大巴士公司之一。

事实上，布兰登多数时候与奶牛都相处甚欢，而且那些不同寻常、通常被诺姆和其他养牛户所忽略的症状，也是他先发现的——比如牛的关节开始变得肿大，牛蹄裂开或者眼睛发炎，对灯光、纹理、颜色和声音的变化变得比较敏感。可问题在于他做得太过分了。他总是把手放在牛的身上，还特别喜欢安抚那些孩子刚刚被人带走的母牛。他甚至跪在地上，让母牛用它们那长长的、粗糙的舌头舔他的头和脖子——这些画面诺姆死也不愿意让其他人看见。而且，他根本无法忍受看到儿子这么大的块头蜷缩在母牛的身下。挤奶工人最理想的身高应该是一米五二左右，即便是鲁尼那样的，也不会超过两米一。

诺姆听到苏菲的房子里传来声音，开始想象那些叮当作响的水晶、泡沫饮料、沾满奶油的甜点还有那撩人的体香。她经常这样招待客人，好像她也要参加竞选一样。诺姆越来越觉得在整个山谷里，他是唯一一个还没去过她那里做按摩的男人。根据她家篱笆后面前仆后继停着的车子来看，她的客户应该包括布雷恩市的副市长、林登的市政官员助理、第一美国集团的副总裁、边境巡逻局的头头脑脑，还有其他许多人。

她的房子是从她姑姑那里继承过来的。自从她莫名其妙搬进这座房子以来，他几乎每周都会和她聊聊天，尽管如此，他对她还是知之甚少。想到这里，诺姆也觉得非常奇怪。她搬来一周后，就在周刊上登了一个广告：带给你的身体渴望已久的礼物。语气让他觉得隔壁搬过来的像是一个妓女。

事情远非这么简单。她就像一个相识多年的亲人一样，常常能读懂他的想法。有一次，她毫无预警地问他，是否在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没有一句解释，就扔出了这个问题，好像他把所有的恐惧都刻在了脸上似的。然后她又继续问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好像他的回答对她十分重要，又好像她是把他当成摩西一样来访问。

诺姆听过很多关于她的流言飞语。她在医院照料过早产婴儿，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教授水中有氧课程，还在阿伯茨福德的老年人之家定期举

过一个月，她总能感受到更多的亢奋，似乎这些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让每个人都重焕青春。

“几年前查斯是不是弄翻过拖拉机，还撞到头了？”卡崔娜问道。

“我的一个表亲，”苏菲开口说道，“滑雪的时候撞到了脑袋，失去了所有的控制中枢。他当时伤到了大脑额叶，还挺严重的，后来对什么事该做、什么不该做都失去了判断能力。他经常在意识清醒的时候不穿裤子，在他家附近晃来晃去。”

“我和查斯离得很近，”卡崔娜接着说道，“我觉得如果他也像那样抬头挺胸走来走去的话，我应该会注意到的。”

“严格地说，那笔钱是属于国家的，”苏菲解释说，“就像毒品也属于他们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做了正确的事。”尽管之前在她帮帕特拉警长放松他的左臀的时候，他告诉过她，走私贩一般都还会随身携带着多余的四万美元，这也就是说“傻蛋”兰德斯很有可能在抽屉里藏了额外的一大笔钱！

“我不认为查斯是这阵子唯一捡到钱的人，”亚历山德拉分析道，“不少当地人都背着成捆成捆的钱往银行里存。”大家马上问都还有谁，她紧锁眉头，提醒众人她们银行要求高度保密。不过没过多久，她还是为苏菲破例透露了口风。

玛德琳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如果骰子投掷到五点，筹码是不是要翻倍。大家不说话，只回给她一阵笑声。

苏菲给玛德琳桌上的杯子填满酒，等着某人再度开口。“我看见你父亲和诺姆·范德库尔今天早上在水沟边上吵了起来。”

“他们经常拿吵架当晨练的，难道不是吗？”玛德琳反问道，眼睛始终盯着骰子。

亚历山德拉一不留神提起一件往事：维尼曾以自己的观点，对诺姆车尾贴纸上所写的“武器携带权”进行攻击。

“我感觉他们这次的争执是为了布兰登。”苏菲说道。她等着其他

“觉得很意外是吗？”

玛德琳笑了笑：“没错。”

“他才是最古怪的人吧。”亚历山德拉忽而叽里咕噜冒出一句话，“我是说，你们有没有确切地——”

“说到奇怪，”丹妮尔突然打断道，唾沫星子正从她的嘴角往外冒，“玛德琳，我听说你和一个恋足狂约会啦，还挺有意思的，是吗？”

玛德琳的头立即低了下来。苏菲把身体往前倾了一下，像是想扶住她。玛德琳问道：“谁要吃甜点？”

说完，她便溜烟跑到厨房，挡住外面的闲言碎语，可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布兰登的事。她想象着那对无名夫妇曾飞到温哥华，焦急地在那里等了好几天，然后碰到几个陌生人，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要他们出很高的价钱，哄骗他们穿过水沟。这儿就是美国吗？这里的空气、土壤和大树看起来和闻起来，根本没有任何差别啊。我们真的到了美国了？然后发现——是的！——这就是那片自由的土地。可是还没等他们高兴三分钟，就有人追了上来——这人还是美国边境巡逻局有史以来体型最庞大、性格最奇怪的警员——并且就直接地将他们压倒在地。

欢迎来到美国。不管你是谁。

7

诺姆看着他儿子一蹦三跳地上了楼梯，身上穿着傻乎乎的警服，怎么看都像一个体型巨大可是动作灵活的童子军。儿子躲在横梁后面，看着是那么的生气勃勃、充满力量，仿佛只要他一口气吸得太多，整个屋子里的人就都会因此而缺氧昏倒似的。

布兰登像往常一样，目光把屋子扫视一圈，先看到诺姆膝盖上面的冰渣子，然后又飘到简奈特身上。此刻她正弯着腰，看着沙发上堆着的

照片，沙发布因为常年受到日晒已经褪色了——很多年前，诺姆就嚷着哪天要把它给换了。简奈特把亲朋好友的名字都写在照片的背面，这样她就可以把它们像卡片一样翻阅了。在诺姆看来，这种方法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从一定程度上说，用照片来记录回忆，就像让人把汤和盐分开放一样。会不会下一秒钟，这些名字就立刻变成一堆无意义的字母了呢？他也不知道。

八个月前——对的，当时布兰登刚刚离家去学校——她就一直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想他们两个是如何玩填字游戏的，还有他们爱看的《智力大冒险》。诺姆不怎么看书，他只看《全国奶牛场杂志》，而她却不一样，什么书都看，从《经济学家》到达尔文的原版文章再到《国家地理儿童版》——这个是布兰登小时候留下来的书——还喜欢从书上旁征博引，并把读到的事实灵活地运用到对话中去。而现在这些逸闻趣事也都成了她每天练习记忆的一部分。其实，这些事情即使她能回忆起来，也会像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在中国，即使你是百万里挑一，”她前两天告诉他，“也还是会有一千四百个人和你一样优秀。”

现在，餐桌上的风格和味道总是五花八门——烤羔羊肉块、韩国泡菜、红皮土豆、菠菜色拉和用可可牛奶煮的鲑鱼杂烩。吃饭就像大冒险似的，所有口味她都只尝一次。她还总是喜欢再添上一些奇怪的食物当配菜，比如什么烤大蒜或泡甜菜，等等。就像她说的，仿佛只要吃一顿营养丰富的大餐，她退却的记忆就能被修复了。好在今天晚上她没有再凭记忆鼓捣出另一道奇怪的菜来。

和往常一样，诺姆都快吃完了，简奈特才开始动筷子。剩下的时间，他便待在餐桌旁吃着他的蔬菜色拉，独自一人喝着一杯蓝带啤酒——一般他只准自己喝一杯——同时看着布兰登忙着吃完第二碗再添第三碗。吃了一會兒，诺姆意识到色拉的调料只放了点醋，就停了下来。“你怎么了？”他仔细看着布兰登那张波澜不惊的脸，“脸色看着有点苍白。”

“说我吗？”